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杜騙新書  
第二十四類 引嫖騙

父尋子而自落嫖

富人左東溪，止生一子少山，常帶千金財本，往南京買賣。

既而入院，示毛月華，一年不歸。東溪問於人，知子以嫖故，因貪歡忘返。累以信促之歸，初猶回音，推托以帳未取完，後信往亦不答。東溪聞其財本，已費過半矣，心中甚怒。欲自往尋之，又思空行費盤纏，乃帶三百金貨物，僱僕施來祿同往京尋子。人貨到京，早有人報知少山云，爾父帶貨來賣，兼欲尋汝。

少山聞言甚悶，急呼其麻毛惜卿謀之曰：「家父特來催我歸，爾計能陷他亦嫖，則我在此可久。不然今須與你別矣。」惜卿曰：「你但深藏此間，勿與相見，我自理會。」即遣人邀前院荀榮媽來，托他巧為牢籠，榮媽許諾而去。東溪問在京客伙，知子在毛惜卿家，嫖其女月華。逕尋惜卿家來，欲呼子歸，惜卿出而款待甚恭。東溪曰：「小頑少山在你家，我到京十餘日矣，可叫他出來見我。」惜卿悚敬曰：「相公即少山令尊乎？妾幸披雲睹日也。令郎前在寒舍兩三個月，今月餘前，送別久矣。」即喚女月華出見，指曰：「此而翁也。」命下拜，東溪不禮之。又命設席，東溪曰：「吾為不肖子而來，豈索汝酒食乎？速叫兒與我歸，亦不消你假意相留。」月華曰：「果是前月已去，云欲收帳回家。若果在此，何敢相瞞？」東溪不信，定要究子下落。惜卿曰：「茅舍只數間，任相公遍搜之。豈能藏得。」月華領東溪入內，四下覓之無蹤。東溪大怒曰：「牙人說在此，如何藏開？說這鬼話。若吾兒不見，是你家謀死，必當官告你，著你尋覓。」月華驚曰：「從來院中，那有謀人者，相公勿輕易怪人。」東溪詬罵而出，行過院前，窗內一女，將盆水傾出，淋東溪一身，冠服盡濕。時怒未散，問此是誰人家？

僕來祿曰：「此一行都是樂戶人家。」東溪即入其門指罵，荀榮媽出，驚惶問故，知是女荀慶雲誤傾水淋著，即喚出棒打無數。慶雲哀求勸救，東溪亦不睬。榮媽曰：「你好將新服換與相公，向前叩頭求救，留在此陪個禮，免後日生禍。」慶雲叩頭訖，引入內房，取一套新衣與更，跪曰：「我等人家最怕得罪於人，萬望海度涵容，恕妾罪過。」東溪曰：「我原不怪你，只衣濕難行。我今換去，明日即送還矣。」拂衣便起，慶雲挽曰：「更有杯酒陪禮。若便去，媽又怪責我矣。」東溪曰：「何消酒？」時筵已排到，慶雲曲意陪奉，東溪亦放懷樂飲，至晚欲去。慶雲懇留曰：「今半載空房，若不宿而去，真對面不相逢也。但宿則媽歡喜，謂我善留客，此豈費房錢乎？」又飲到二更而睡。東溪思房錢終是還之，且假意不動，以試何如？

慶雲佯抱撫摩之曰：「君作柳下惠，坐懷不亂耶。是人寶山空手回也。且暮夜無知，誰獎爾貞節男者。」東溪笑而從之，次日，近午方起，才梳洗罷。酒席已備，慢慢勸飲，彈唱以奉之。

靠晚又欲歸，慶雲留曰：「肯宿，媽媽甚喜。若一齊而別，真是萍水之逢，落花有意，流水無心也，妾縱奉侍不週，君何不做甘雨濟我半載旱人。」東溪又為留一夜，第三日堅要歸，求還舊服，慶雲曰：「已遣人送往貴寓矣。」東溪曰：「承賜身上服，明日送還。」慶雲曰：「只恐不中服，何不收作表記。」

又取出一箱玩物，欲擇一件相贈。東溪見箱中皆珠玉寶玩，僅取一牙扇墜，慶雲曰：「此不敢奉，此銀的敬奉。」東溪曰：「只領你意耳，何必送銀物。」慶雲曰：「此牙的是禮部公子所贈，旁刻有號，凡孤老所賜，惟銀得用。若簪鈿諸玩物，須存留之。後日有會，問及即在，方表不忘之意，故不敢轉贈於人。此銀扇墜乃預打造以回答人者，旁鑄有妾名，故願相贈也。」

東溪受之而歸。明日謂來祿曰：「看妓家極難做，只誤傾一盆水，費盡小心承奉人，惟恐不當人意，我豈可過吃他物？我宿兩晚，又吃四席酒，以銀四兩與之。受一銀扇墜，以金銀玉，三枝簪答之，並這身衣服，你送去還他，我不再去。」原來前兩夜來祿亦得婢桂英伴宿，兩人情意綢繆，更相捨不得。臨行囑咐曰：「主人若再來嫖，又得再會。」故來祿只願得主肯嫖，力勸曰：「前日空手去，也這般相敬。今日有銀、有簪送他，他不留宿，豈不留酒乎？再吃他何妨？東溪信之，再與僕往，以銀簪送之。慶雲得了，喜色滿面，持入誇與媽曰：「左相公送我銀四兩，簪三根，非妾取奉得歡喜，豈送許多禮乎？」荀媽亦大喜，出叩謝曰：「本不當受厚禮，既蒙賜，還在寒舍消耍幾日。」東溪假辭要回，慶雲挽入內房，酒席已備。東溪曰：「又煩宴我，後何以報？」慶雲曰：「前日只是陪禮，今日所賜銀，已准後帳。」東溪曰：「前銀還前，我若嫖，須從今日算起。」由是日夜流連，忘其時月。來祿亦得再與桂英會，二人喜不自勝，侍奉加懇，使喚加聽命，主僕皆樂而忘歸矣。

東溪時或謂僕曰：「當要知止。銀費去多矣。」來祿便誘曰：「人有金帛，正要追歡買笑。相公掌許大家，才得此幾月快心，縱此銀用盡，家中何患無吃著。不及此去老時行樂，人生寧有百年，何必作守銀虜也。」東溪心本迷戀，又累被來祿勸誘，並不知回頭。不覺半年餘，三百金幾盡，桂英時向來祿索衣服、簪珥，來祿轉求於主，主曰：「亦未知我用多少？須與荀媽算之，然後留盤纏回去。」及算過，已用過三百餘兩。盡貨物還之尚未夠，盤費全無。來祿曰：「小主本多，可去借些。」

東溪曰：「不好開口，你去婉轉言之。」少山知父本嫖盡，撫掌大笑，令月華設席，請父及慶雲來餞行。」然後東溪與子默默同歸。只謂緣遇使然，不知為計所陷也。

按：尤物移人，麗色傾城，自昔慨之，安有人醜蠖中，而皓然不滓者。東溪非為示而來，直欲尋子而歸。其深知妓之迷人，與嫖之破家審矣。乃入其中，而掘泥揚波，更甚於子。不邇聲色。不溺情慾者，能幾人哉！孔子曰：「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。」則賢賢易色者，信難矣。故院中語曰：「不怕你來了乖，只怕你乖不來。」則惟勿蹈其地者，可超然樊籠外矣。